

Field and Being: The Comparison and Fus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Philosophies

场与有

——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五)

罗嘉昌 黄裕生 伍雄武 主编

场与有
——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场与有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五)

罗嘉昌 黄裕生 伍雄武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88/03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场与有(5):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罗嘉昌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

ISBN 7-5004-2393-4

I.场… II.罗… III.存在论—比较哲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B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48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今日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2.80

名誉主编：

唐力权

主 编：

罗嘉昌 黄裕生 伍雄武

学术顾问：

张岱年 任继愈 张世英 汤一介 王元化

江天骥 范岱年 梁志学 涂纪亮 巫白慧

Honorary Chief Editor

Lik Kuen Tong

Chief Editors

Luo Jiachang Huang Yusheng

Wu Xiongwu

Advisers

Zhang Dainian Ren JiYu

Zhang Shiyin Tang Yijie

Wang Yuanhua Jiang Tianij

Fan Dainian Liang Zhixue

Tu Jiliang Wu Baihui

目 录

· 中西哲学及其比较 ·

论“事物”与“自己”	叶秀山(1)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哲学	巫白慧(23)
中国哲学的“无”与非实体主义	伍雄武(31)
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建构看非实体主义	
如何可能	方新民(45)
论科学的根身性	王善博(60)
梁漱溟的非实体主义哲学思想探要	王兴国(74)
唐君毅哲学中的时空观念	石安霞(95)
西方哲学中的“Being”与中国哲学中的	
“是/非”和“有/无”之比较	[英]A·C·葛瑞汉(106)

· 场有哲学与关系实在论 ·

脉络与实在：怀特海机体哲学之

批判的诠释(三)	唐力权(144)
建构实在论评介	沈清松(212)
西田几多郎的终极实在哲学	吴汝钧(231)
《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序言	罗嘉昌(247)
存有开显、理性道术与哲学神话	
——罗嘉昌著《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读后	唐力权(250)
“关系实在论研究及其进展”	
报告会侧记	《哲学动态》记者(269)
当代物理学新趋势——论知识转向的意义	李伯元(274)

声子与实在····· 刘 兵(310)

·哲学问题与哲学史·

费希特的“我是”问题····· 李文堂(323)

生存是人—神的共同事业

——论 H·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哲学 ····· 黄裕生(346)

休谟哲学的体系与方法····· 周晓亮(363)

摆脱不掉的命运——论费希特的学者观 ····· 郭大为(381)

泰勒斯的科学与科学的起源 ····· 毛翼鹏(397)

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句的构成····· 吴 疆(405)

·当代哲学探讨·

意义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石元康(418)

德古来(外星人)的新儒家世界

——一个思想实验 ····· 冯耀明(446)

现象学自我学对实体主义自我学的超越····· 崔伟阔(461)

现象学的实践契机····· 张 慎(474)

如何追问存在问题

——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 王玉周(482)

·书评·

文化的价值:是真理性还是独特性?

——评《传统智慧再发现》····· 靳连营(495)

为心灵提供诗意的栖居之地

——简评《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洪辛木(501)

·编后的话·

——关于非实体主义转向问题的研究 ····· 罗嘉昌(509)

CONTENTS

Chinese and Non –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their Comparison	
On "Things" and "Self"	Ye Xiushan(1)
Eastern Philosophy Facing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Wu Baihui(23)
"Non – be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Non – Substantialism	Wu Xiongwu(31)
The Possibility of Non – Substantialism in light of Aristotle's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Fang Xinmin(45)
On the "Root – Body" Character of	
Science	Wang Shanbo(60)
On Liang Suming's Non – Substantial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Wang Xinguo(74)
Time and Space in Tang Chun – I's	
Philosophy	Anja Steinbauer(95)
A Comparison between "Be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hi/Fei" and "You/Wu"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C. Graham(106)
 The Philosophy of Field – Being and Relational Realism	
Context and Reality: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3)	Lik kuen Tong(144)
Constructive Re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Vincent Shen(212)

Ultimate Reality in Nishida's Philosophy Ng Yu-Gwan(231)

Preface to From Material Substance to

Relational Reality Luo Jiachang(247)

Ontological Manifestation, Rational

Strategy and Philosophical Myth: Upon

Reading Luo Jiachang's From Material

Substance to Relational Reality Lik Kuen Tong(250)

Highlight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Studies of

Relational Realism and its Development

..... Reporter of Philosophical Trends(269)

New Tendencies in Modern Physics: the

Meaning of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Li Boyuan(274)

Phonon and Reality Liu Bing(310)

Special Topics in Philosophy

The Problem of the "I Am" in Fichte Li Wentang(323)

Living is a Common Enterprise of Man and the Gods: On N.

Berdyayev's Personalist Philosophy Huang Yusheng(346)

Hume's System and Method Zhou Xiaoliang(363)

Inescapable Fate: Fichte's View of the

Scholar Guo Dawei(381)

Thale's Arche and the Origin of Science Mao Yipeng(397)

Ontological Descrip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Wu Jiang(405)

Exploration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Meaning and Objectiv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 Shi Yuankai(418)

The Dracula World of Contemporary Neo – Confucianism: A Thought Experiment	Fung Yiu – Ming(446)
The Transcendence of Substantialist Egology in Phenomenological Egology	Chui Weihong(461)
The Turn Towards Practice in Phenomenology	Zhang Shen(474)
How to Pursue the Problem of Being: Heidegger's Metaphysics	Wang Yuzhou(482)

Book Reviews

The Value of Culture: Truth or Uniqueness?—A Review of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Wisdom	Jin Lianying(495)
Providing a Poetic Resting Place for the Mind:A Review of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Hong Xinmu(501)

Postscript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Problem of Non – Substantialist Turn	Luo Jiachang(509)
---	-------------------

论“事物”与“自己”

叶秀山

自康德着重划分“现象(表象)”与“物自己(物自身,物本身,物自体,自在之物)”之原则区别以来,凡思考形而上学问题者,不能绕道而行。

一

无论中外之语言,“Dinge an sich(thing - itself),并非指在“物(Ding, thing)”之外,或背后,尚有另一个“物”为其“自身”,“物自身”就是“该物自身”,为“同一物”之“自身”。故“现象”与“物自身”之分,并非“一物”分为“二物”,乃是“同一物”之不同的意义。它们的区别不是经验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即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ontological)”的“差别(difference)”。

“同一物”(Identität)之分为“现象”与“物自身”,说明“物自身”问题的提出,不是“想象”的产物。不是“想象”在“该物”的“现象”后面还“躲藏”着“另一个”“该物自身”,而是说,我们在“理性”上,在“道理”上,必得承认有一个就是“该物”的“自身”“在”。

既然“物自身”乃是“同一物”之“自己”,于是,“物”与“自己”

实不可分。我们说到“该物”时,说的正是“该物”“自己”,而非指“其他”的“另一物”。“物自身”乃是“真实”之“物”,“真”的为“该物”。故“物自身”为“物”之“真理(Wahrheit)”。“现象”不是“物自身”,就“自己、自身、自体、本体”即是“物”的意思来说,“现象”严格说并非“物”,故“现象”乃是“表象(appearance, representation)”。因此,我们当注意,执着于“表象”的思维方式,人们不及“物自体”,实在也就是“没有接触到”“自己”,也就是“没有接触到”“物”;“表象式思维”乃是“无自己的思维”,乃是“无物的思维”——thinking without itself, thinking without thing。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为哲学家们担心者,倒不是世人沉醉于“物”,乃是世人沉醉于“表象”,而失去了“物”“自身”,“目无物”,也就是“目无己”,可谓“物我两忘”。

二

按康德的思路,“同一物”被分成“现象”与“本身”两层意义,乃是“同一物”既是因果系列的一环,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自为原因”的,“自因”的。

以“因果”系列观之,“物”在“他物”的网络的必然关系中;以“自由”、“自因”观之,则“物”又有其“自己”、“自身”之系列。前者受“他物”之限制,后者不受“他物”的限制,是为“不受限制者”、“无条件者”。

因此,“物自身”出自“自由”。

我们知道,在康德的哲学中,“物自身”因其“自由”故在“知识论”中只有“推论”的必然性,如果不作“辩证”的“推论”,则“物自身”问题可以回避,尽管在康德这种“回避”似乎只是暂时的“悬搁”,而就人们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追

问“物自身”乃是人们“形而上学”“推论”的必然的“幻象”。这就是康德“矛盾”、“二律背反”在思辩理性、理论知识领域里的处境。

然而,在“实践理性”里,“物自身”的问题,则不仅是“推理”的,而且是“现实”的,是不用推理的过程直接出现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在“思辩理性”里作为“界限”概念出现的“自由”,在“实践理性”里随着道德“应该”的出现而直接必然地向人们提出。从这个意义来看,在“知识论”中,“物自身”虽是人人可能达到的不可避免的“理念”,但却可以(按康德是“应该”)在“知性”的努力工作中,暂时予以“忘却”;但当人们进入道德领域,悟到“自己”为“自由者”时,则“我”为“自由者”,“物”也必为“自由者”——“我”不受“他者”的“支配”,“他者”亦必非为“表象”在“诸范畴”之必然的“关系”中,而有其“自身”“在”。

“自由者”不受“表象”支配,“自由者”向一切“表象”说“不”。在“自由者”看来,现存的“表象”世界,“原本”不“(应)该”如此这般——“表象”不是“物自身”,不是“真实”之“物”。

然而,在“知识”上人们对于“物自身”无能为力——“物自身”“不可知”。于是,“世界”作为“表象界”、“现象界”原是“理性”为其“立法”,它“服从”“理性”为其制定的“法则(律)”;但“理性”对“自由者”并无此种“立法权”。“自由者”为“自律”,各自为“自己”“立法”——“自由者”“自因”。按斯宾诺莎,“自因”(causa sui)为事物之“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essentia 即“是其所是”,即“自身”。故,“自因”即“物”以其“自身”而“存在”,不是以其“表象”而“存在”。

在康德思想里,“自由”在道德、实践里必然立即出现,因道德之“责任”必定以“自由”为前提。从道德入手讨论“自己”、“自由”,固然简洁明快,但“我自身”与“物自身”仍然“分离”,二者固

需统一,但将在遥远之“绵延(灵魂不灭)”——“至善”。由此,从“实践理性”导出宗教之设定。依康德的哲学理路,“宗教”为必定之归宿。也就是说,只有在“神的国度”里,“物自身”才真正出来——显现出来,如斯宾诺莎所说的,“是其所是”。*essentia* 成为 *existentia*。

这就是说,“自己”、“自身”、“自由因”,因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各就各位”成为“自己”,则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倒需要进一步地设定和理解。

诸“自由者”组成的“王国”,如无莱布尼兹的“预定的和谐”或中国传统的“天命”、“圣贤”,则如何成为“宇宙(和谐, *cosmos*)”而非“混沌(*chaos*)”,就会是一个问题。

三

诸“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且 also 包括了“人”与“物”的关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主要涉及“物自身”这个“界限”,在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时,所涉及的也是事物之“起源”、“界限”、“自由因”的问题。就现象(表象)系列看,一切“事物”皆为“未完成者”,是 *apeiron*。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事物”就是“事物”,不是 *apeiron*。故就一事物言,虽为现象显现之事物,但之所以已是一事物,盖业已“完成”为“该事物”。

“事物”如处于“表象”之关系网中,则永不得“完成”,“该事物”常“转化”为“他物”,未得保持其“自身”;所以,欲求其“自身”之“同一性(identity)”——“身分”,则不当由“表象”之“诸关系网”中得之,其“自身”,当别有来处。

“物自身”为“物自在”——“自在之物”。“物自在”意味着从

“诸事物”之整体 (totality) 中“脱离”出来,成为“自己”,“完成”“自己”,并“持续”(尽管只是一个短期, a while, weilen) 为“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是有“时间性”的,不是“超时间”的,因而是“显现”出来的“存在”,不是只“在”“思想”里的“思想体”(noumenon)。

然而,康德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将“时间”和“空间”归于“知性”“知识”的统摄之下,成为“表象”——“经验对象”的先天(a priori)条件,所以他的“物自身”就“显现”不出来,而永远“躲藏”在“背后”。

长期以来,西方的哲学家们觉得康德这个永不露面的“物自身”是个“麻烦”,想了各种办法“让”“它”出来。

康德以后,费希特把目光集中到“我自己”,要这个大写的“我自己”来一统天下,这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后来黑格尔,固然补充了客观的历程,但“物自身”的“显现”过程,仍是“我自身”——“理性自身”、“绝对精神自身”“显现”的过程。这条思想路线,直到新康德主义的“人类学哲学”、“文化哲学”,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莫不如此。

在这条路线下,“物自身”被“取消”了——被“消解(de-)”了,而不是“让”其“显现”出来。

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原是想使“自在之物”“显现”出来的,但他们总觉得这种“显现”要借助些什么东西,而不能“直接”“显现”。譬如卡西尔就要依靠他的“符号(Symbol)”系统将“事物”之“真相”揭示出来并保存起来。而“符号”是一种思想形式的,对“事物本身”来说,是“外在”的。这就是说,“事物”只有依靠“外在”于它的“思想形式”才能“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以“思想形式”“呈现”的则又是“表象”(representation, appearance),并非“物自身”。说“物自身”“在”“表象”中,也就是说,“物自身”实际并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新康德主义者是把

“物自身”“解(de-)”掉了,仍把它“化”为“表象”系列,“物”及其“自己”仍是“在”“思想”、“文化”的“产品”里,故有“文化哲学”、“人类学哲学”之说。

四

真正让“物自身”“存在”而又“显现”的是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的思路来自于他的老师胡塞尔所创立的现代“现象学”。是胡塞尔改变了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的方向,“撤消”了“物自身”和“显现”之间的“表象”,而使“事物”“本身”(Sachen selbst)“显现”出来。胡塞尔斩钉截铁地说,事物自身无需任何外在的符号直接地“显现”出来,所以他的现象学也无需“建构”一套“概念”(符号)体系,而用“还原法”、“悬搁法”,将一切“经验自然科学”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都“括出去”,则“事物自身”就会“剩余”下来。

我们看到,胡塞尔这个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奠基性的,没有这个思路的奠基,以后海德格尔的思想也不容易出来。不过胡塞尔的思想还是不很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侧重点在把“事物自身”理解为“理念”(Idee)。

我们要说,胡塞尔现象学的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是他的学术功力不够,或者他的学术工作没有做完,而是说,按他的思路,他只能“止于”“理念”,所以,不是没有做完,而是没有事可做了。

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强调“显现”的真接性,但他仍然陷于“感性”、“理性”、“知(悟)性”这样一些对立中。既然现象学的方法在于将“自然”的东西全部都“括出去”,也就是将“感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知(悟)性”都要“括出去”,则这个“现象学的剩余者”就只能是“理性”的“理念”。胡塞尔的“理念”当然不是“表

象”，因为“表象”是离不开“自然”、“感性”的，但总还是“思想性”的，不是“存在”性的，至少，这个在胡塞尔现象学里的“理念”象在黑格尔哲学体系里一样，侧重点在其“理性”方面，而不在其“存在”方面；尽管胡塞尔和黑格尔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理念”同时就是真实的“实在”，而不同于“经验科学”的“(感性)对象”。

这就是说，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里，“事物自身”如何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东西，仍是一个问题。

五

在这里，我们想说，只有到了海德格尔，“事物”才不仅仅作为“知识”——无论“感性”的或“理性”的——的“对象”(Objekt, Gegenstand)“存在”，而是作为它“自己(自身)”“存在”。

1950年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科学院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演讲，题目叫做“对事物(Ding)的追问”。海德格尔说，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多大的“距离”都能用科技的方法消除这些“距离”，所以，在现代科技的支配下，那过去十分“遥远”的事，都会象在“眼前”一样。科技的世界，是一个“无距离”的世界，好象一切都是那样的“近”，好象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样。

然而，海德格尔却指出，这样一个世界，并没有使我们“离”“事物(本身)”“近”一分一毫。海德格尔这个说法，初看很不好懂，实际上，他的这种思想，有着整个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支持”、“印证”它。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这个演讲中，从对什么叫“事物”的独特分析开始，导引出天、地、人、神“四大”在“事物”中的“自由”结